



## 第二十殿-常不輕菩薩品

開示:

《五燈會元》芝庵禪師有一首山居詩：

千峰頂上一間屋，老僧半間雲半間。

昨夜雲隨風雨去，到頭不似老僧閒。

過去有很多人入山修行的高僧大德們，你看他們在山頂上會很寂寞嗎？其實不然，他們以萬物為侶。他甚至不剃髮、不洗澡也沒有關係，因為他們已沒有煩惱、沒有垢穢，安住在禪悅法喜當中。就如詩偈裡的這位老僧，不隨雲一樣的飄浮不定。反觀現在有一些修道的人，尤其是青年人，對於酸甜苦辣的境界耐不住，人情變化穩不住，對於自己的修道守不住，便見異思遷，變來變去，到了最後，一無所有，一無所獲。我們要學這一位老僧，安住在半間屋裡，心不要像雲煙般隨意的飄忽不定，才能有所成。

定下來才能生根，禪宗六祖慧能原來也是個砍柴人，別人砍柴都是砍了這山後砍那山，慧能卻始終只在一座山砍柴，別人問他為什麼不換著砍？他說，「此山自有無盡柴，柴有根兮我有根」。意思是說山上的柴禾會不停地生長，柴禾有根我也有根(柴有根所以能不停地生長，我有慧根也可以不斷地進步)。慧能大師這兩句詩很好，可以和芝庵禪師的詩相印證。弘一大師年輕時自號「白雲」，後來讀了芝庵禪師的這首白雲詩，就不叫「白雲」了。因為白雲無根我有根，浪子無定我有定，世人無恆我有恆，這樣就不怕一切變化，任他風風雨雨，我住我的茅草屋。杜甫有著著名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太矯情了。杜甫也說他住茅屋，可杜甫是個地主，他的茅屋恐怕不是常人住的茅屋，一定是別墅式的茅屋。真正的茅屋不怕風吹雨打，茅屋又不如石層，禪宗二祖閉關修鍊時住過的深山石床，那才叫享受。

智者大師的師父—慧思禪師證果後，當下發起神通，在神通中見到他過去七生，都在現在所住的山洞中，一生精進用功，不禁感慨萬千，這多不容易啊！不僅長時間安住辦道不容易，即使長時間閉關用功後，再出來面對世俗的環境，依舊多少會動念，可見，要斷惑證果，確實不容易的。

永嘉大師《證道歌》中也說：「吾早曾經多劫修」。他老人家說他也是累劫不斷地修行，才能夠開悟證果，因此，只有真正用過功，才知道此間的困難，所以淨土法門實在是修行的快捷方式啊！

我們剛學佛的時候，都會有我相、人相的對立，但是只要在眾生界中不斷不斷地歷練，透過慈悲，以及般若空慧的力量，軟化內心的執著，慢慢就能趣入無相解脫門了。要是分別執著這個人有善根，那個人沒有善根；這個人好，那個人不好；這個人對我好，那個人對我不好.....種種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的對待，那菩薩道很快就會夭折了。所以在行菩薩



道的時候，要常常配合無相的智慧。

我們看弘一大師的傳記就知道，大師是個持戒嚴謹的人，自律非常非常嚴謹。雖然自律很嚴，但是他跟別人在一起的時候，大家都感覺如沐春風，感受到他的慈悲，這種人格魅力，使人感受到一個持戒之人身心的清淨，以及清淨心所散發出來的慈悲，這樣他在弘揚戒律的時候，別人自然會相信，持戒真的可以成就清淨心、柔軟心、慈悲心，就能接受戒法。因此弘一大師的持戒就像上面的老僧一樣，清淨自在，在草屋中我半間房，雲也半間房；我的優游自如，不受雲來來去去的影響。

反觀有些在家居士，他也認真持戒，但是他持戒之後，反而讓人譏諷戒律，為什麼呢？因為很重視自己的持戒，當別人障礙他持戒時，就起瞋恨心，而生這樣的念頭：你們這些人業障深重，障礙我持戒，你們要下地獄！這樣地跟眾生對立，本身又起瞋恨心，這樣的持戒豈可謂清淨？可以想見眾生看到受了戒的人變得更冷酷、變得更不慈悲，他怎麼會相信持戒是好的呢？

相信大家都很願意持戒清淨，那就要多看、多體會弘一大師的傳記，學習弘一大師「律己宜帶秋氣，處世須帶春風」的風範，讓人家感覺到佛法調伏了你的身心，這個時候別人自然會相信佛法，並相信持戒真的是好的。

佛陀在世的時候，須菩提尊者請問世尊：「應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於是世尊就說出了一部《金剛經》。

阿難尊者看見佛放出前所未有的光明，而恭敬地請問，世尊贊歎阿難尊者的提問，說道：「當來諸天人民一切含靈，都因為你這一問而得到度脫」，而說出了一部《無量壽經》。所以說，佛法中，「善問」與「善答」之人，最善於報佛恩。

「五濁惡世，末法之時，惑業深纏，慣習難斷，自無道力，何由修證」。我們生長在五濁惡世，又是佛法的末法時代，可以說是惡上加惡。會生長在這樣的環境，自然是我們過去的惡業所感召。因此，由於過去生所帶來的等流習氣很重，我們都是惑業深纏，煩惱、惡業深深的纏縛著我們的心，不好的習慣很難斷除。

我們閱讀《佛說無量壽經》，佛陀對末法時代，五惡五痛五燒的描述，就可以感受到，處於這樣的環境，面對自己的根機，今生要靠自力斷惑證真，實在是不可能的了。故釋迦出世說法五十餘年間，「說無量法，應可度者，皆悉已度，其未度者，皆亦已作得度因緣」。因此在正法、像法時代，還是陸續有佛弟子依法修行，今生得以度脫。

現在末法時代，可令眾生得度的因緣雖多、法門也多，但是大多難為造入，也就是說眾生的根器已經達不到那標準了。因為解脫的基本要素，除了有甚深的禪定之外，還要有開悟的智慧，甚至還需經多生多劫的積功累德。一個人會生長在五濁惡世、末法時代，那就代表他已經不具足這樣的條件了。所以世尊說「唯淨土法門是修行徑路」：淨土法門仰仗佛力，不需要斷惑證果，卻可以帶業往生，今生就能超出輪回，豈非徑路！要想靠自己的力量超出輪回，是很困難的。



大乘的諸多經論中偏讚淨土，特別地稱揚讚歎淨土法門。在《佛說無量壽經》中說：「當來之世，經道滅盡，我以慈悲哀愍，特留此經止住百歲，其有眾生值斯經者，隨意所願皆可得度」。佛陀特別加持，在未來佛法滅盡之後，讓《無量壽經》又多住世百年，因為這是末法時代，眾生唯一得度的希望。

《阿彌陀經》中，十方諸佛出廣長舌相，來勸修、讚歎淨土法門，相信絕對不是徒然的，因為這真是我們末法時代，超越生死大海的津樑。所以我們學戒、持戒的目的，是希望假借戒法之力，作為往生淨土的助緣。因為往生淨土，必須有信、願、行三資糧。這當中厭離娑婆、欣求極樂的信願，如果沒有戒的基礎，內心躁動不安，又怎麼能夠有所成就，而作往生資糧呢？



諸位賢者：

今天我們來介紹法華勝境第二十殿「常不輕菩薩品」。在「如來壽量品」中有：「諸善男子，如來所演經典，皆為度脫眾生，或說己身，或說他身，或示己身，或示他身，或示己事，或示他事，諸所言說，皆實不虛」。本品就是世尊說己事、示己身的現身說法。

法華經自「從地踊出品」，一直到「常不輕菩薩品」，總共有六品，就是「從地踊出品」、「如來壽量品」、「分別功德品」、「隨喜功德品」、「法師功德品」、到「常不輕菩薩品」，六品。這六品屬於本門，本門的序、正、流通。是為「宏讚佛德」，就讚歎佛陀的功德。

「本門」主要講菩薩因地的理觀行，比「跡門」的二乘事修稍微艱澀些，所以有些複雜。首先我們來複習一下「本門」的出場順序(序分→正宗分→流通分)：

本門的序分主要就是「從地踊出品」的前半段。就是在法華會上，突然間從地踊出無量無邊的法身菩薩，這些法身菩薩都是大智慧、大福德、大神通的境界，從地踊出後到哪去了呢？住在空中。就引起了與會的諸大菩薩的疑惑--這些菩薩是怎麼來的？是誰教化的？佛陀說，是我成佛以來教化他們的。那麼，佛陀這個回答又引起了另外一個疑惑。為什麼呢？因為「佛得道甚近，所成就甚多」。我們如果從釋迦牟尼佛這一期的教化來看，他成道以來到他滅度只有四十九年的時間，他怎麼可能在這麼短的時間當中去教化這麼多的廣大功德的法身菩薩呢？

所以，佛陀這個時候就從序分進入了正宗分，講到「如來壽量品」，佛陀正式地開近顯遠。所以，我們對佛陀有全新的認識，其實所謂的佛陀，並不是我們看到的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能夠見聞覺知的這個佛相，而是他背後的無形無相的法身的功德，具足常樂我淨，他可以在一切的時間、一切的空間跟眾生感應道交、現身說法。所以，在整個本門當中，最重要的就是我們對佛陀有全新的認識—原來真正的佛陀是法身的功德。

所以整個本門的正宗，從「從地踊出品」的後半段到「如來壽量品」，到「分別功德品」的前半段，總共兩品，都在講法身的功德，都在讚歎法身的功德，這個就是本門的正宗。

到了「分別功德品」的後半段，開始進入流通分了。流通分的第一部分講到因果的理論。就是說，法身功德這麼殊勝，我們如何踏出第一步呢？因地怎麼修學呢？於是佛陀提出兩個方法：第一個是現在的四信(一念信解、略解言趣、廣為他說、深信觀成)；第二個是佛滅後五品(隨喜、讀誦、說法、兼行六度、正行六度)。如果你有幸生長在佛世，利根人，你不用太多的讀誦、書寫，你只要從一念信解的觀照，直接就可以進入到六根清淨位的果位功德。那如果是我們這種生長在佛滅度以後的鈍根人怎麼辦呢？那只能從一念隨喜，透過讀誦，透過兼行六度、正行六度的歷練，慢慢地進入六根清淨位。所以，整個理論就是我們要怎麼樣從因位的一念信解，到達果位的六根清淨。

這個六根清淨是很重要的，因為我們在觀照真如的時候，這種內觀是沒有相狀的，沒有相狀我們就沒有辦法去判定我們到底跟真如相應幾分。這不像布施，你布施出去，來生馬上就看到富貴，你忍辱，你馬上就感召到來生的莊嚴。真如是無形無相的，當我們觀照它、安住它的時候，我們怎麼樣去判定我們功德成就呢？很簡單，從你的六根去判斷。你六根過去所攀緣的色聲香味觸法的六塵會慢慢地脫落。因為你過去是攀緣心，就像強力膠一樣，而這個時候你六根還是六根，但是你六根表面那個粘性，那種攀緣心淡化了，所以六塵自然脫落。而這個時候，你的六根就是不可思議的六根，叫做清淨的六根、莊嚴的六根。取而代之，你所接觸的六塵也會變化，心清淨故，根清淨，根清淨故，塵清淨。所以你看到你六根開始產生

變化的時候，你就知道你與法身越來越近了。

前面的理論是從一念隨喜到六根清淨的一個修學的理論，這個是流通分的前半段；到了本品「常不輕菩薩品」，佛陀舉自己在行菩薩道的時候從一念隨喜到六根清淨位的實際修學，來印證他老人家親自怎麼走過去的，怎麼從一念隨喜到六根清淨，他怎麼樣的一個過程。佛陀把他自己實際發生的事情講出來，給我們一點信心。這個就是流通分的最後一品，一個修因得果的事證，來引證前面的理論。

本品是說明常不輕菩薩的事，他是受持《法華經》得六根清淨功德的，故引其事以證明。

「常不輕」-顧名思義，即對任何人都不輕視，都讚歎他是菩薩終會成佛，所以別人給他一個外號叫常不輕，也就此因而得名。古來都說持《法華經》非常的妙，功德非常高，因而引事實證明。

凡宣說大乘法後，佛必定說兩種道理：毀謗此法獲什麼罪，而讚歎信受此法會得什麼功德，上面已經說明這兩種道理，本品再引事實證明。

「常不輕菩薩品」是佛對得大勢菩薩說的，而「法師功德品」是對常精進菩薩說。現在即將談及常不輕菩薩的風格，因為常不輕菩薩這種忍辱行，必須要像大勢至菩薩一樣得到一種大力量不可。

常不輕菩薩，他是釋迦牟尼佛過去一個因地的示現。那麼他為什麼叫常不輕菩薩呢？我們解釋這個名號的由來。

第一個「常」：這個常就是恆常相續。他修這個恭敬的法門，他不是一次兩次，他是不斷地，一生當中恆常相續地修恭敬法。

那麼他經常修什麼呢？修「不輕法門」，這個不輕法門有兩個重點：第一個「內懷不輕之解」，第二個「外敬不輕之境」。他這個不輕法門，是從內觀真如的智慧而隨順、尊重自己的真如佛性所生起的，所以，「內懷不輕之解」是指的他內觀的智慧。《法華經》所有修學，只要落入到事修的，一定以理觀作基礎。他因為產生內觀真如，而隨喜、尊重自己的真如本性，這是第一個，他內觀的智慧成就。

第二個，他把這種內觀的智慧推己及人，「外敬不輕之境」，他同時對他人的真如佛性也隨喜、恭敬。所以，他等於是修平等恭敬，他尊重自己的真如佛性，也尊重別人的真如佛性。就是說，我們一般人去尊敬別人，那是從因緣(外相)上。我為什麼尊重你呢？因為你有福報，因為你有智慧，因為你有善心。那麼依止這樣的尊重就不平等了，因為有些人有福報，有些人沒有福報；有些人有智慧，有些人沒有智慧，有些人連善心都沒有。但是你尊重他的佛性就不一樣了。你尊重他的佛性，跟他有沒有福報沒有關係，跟他是好人壞人也沒有關係，跟他有沒有智慧也沒有關係，因為你有佛性，我也有佛性，佛性平等所以我尊重你。所以他這個平等，是離一切相的平等恭敬一切眾生。常不輕菩薩，他自己內觀真如，知道自己有佛性，尊重自己的佛性；他也知道一切眾生雖然一天到晚打妄想，他也有佛性，所以未來皆當作佛。他常作如是內觀跟外弘，所以「恆順眾生」，「平等恭敬」一切眾生，「故名常不輕」。這個就是他的名稱的由來。

太虛大師簡述本品如下：

如來自敘往昔為菩薩時名為不輕，持此妙法，唯以平等佛慧教化眾生，乃至多遭毀辱，絕無一念疲厭之心，以至今日得菩提果，此持經之驗也。以此勸進二乘，當遵此範，末世持經可無厭患，自無退墮之心也。以此妙法悟之為難，既悟守之為難，且於惡世弘持此經，更難之

難，故世尊憂懸之意也深，而叮嚀告誡之心也切，所以歷說持經之行，自提婆達多以來，皆明悟守之事，至此遵如來行，然後乃為精持，以得六根清淨乃見其人，故此品來也。

罵詈不瞋，打擲不怨，而猶常自高聲授記願人作佛者，此正安心寂滅，物我兩忘，無我之至也。以是之故久而不退，即彼闍提四眾皆起信根，非此不足以化強暴，故皆號之為常不輕，大哉佛意甚深微妙之如此也。今常不輕者，不專誦經，但行禮拜，而以佛性種子，遍記四眾，是則佛性普在諸人，而不獨在持經者也。

我們來解釋一下：

佛陀在前面三品「分別功德品」、「隨喜功德品」、「法師功德品」，他讚美人法，讚美能修的人跟所修的《法華經》，所以普勸與會大眾及佛滅度後眾生，你在成就四信也好，五品也好，乃至一念隨喜也好，你都要不斷地去受持《法華經》，流通《法華經》。這樣有什麼好處呢？就是現生成就安樂，受持《法華經》，富貴、莊嚴乃至於六根清淨，來世圓成佛道。這是理論上的說明。

這一品，佛陀是直接引用自己過去示現一個菩薩的因位。在菩薩因位他是示現什麼位呢？就是一念的隨喜，「隨喜品」的因位。那麼他自己在做常不輕菩薩的時候，他自己受持《法華經》，也流通《法華經》，而得現報壽命增長，也得到六根清淨，最後值無量諸佛，最後自己成佛，來證明這個理論是真實的。

這句話意思就是說，我們前面講到因功德、果功德，是就理論來說的。你因地的時候一念隨喜，然後讀誦《法華經》，然後你成就六根清淨，這是講理論。而這個時候，釋迦牟尼佛直接把他自己親身的經歷講出來，我以前的時候是怎麼怎麼怎麼的，在因地怎麼修，果地會怎麼樣，就是舉出一個實際的例子來證明，事修來證明。

前面講理論，那麼到了「常不輕菩薩品」，就講實際修證了。本品正式地顯示，你一個人能夠從因位的一念的「隨喜品」，受持流通《法華經》，你就有大威德力。

常不輕菩薩弘揚《法華經》的這種方法，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學的。常不輕菩薩，他修行是要修平等恭敬——我恭敬我的佛性，我也恭敬你的佛性。那麼這樣子有什麼樣的問題？就是他不揀別根機了。因為根機是因緣所生法，你不管是人天種性，你不管二乘種性，你總有佛性吧？所以他這種弘揚《法華經》，就是非正規的方式。所謂非正規，就是跟前面「法師品」所說的不一樣，「法師品」中佛陀是告誡我們，如果他大乘善根沒有成熟，你不能為他說《法華經》，尤其是二乘人，法執特別重的增上慢人，你為他宣說，他謗《法華經》故，他就會墮落三惡道。

所以在「法師品」，《法華經》是不宜隨便宣說的，要揀別對象。這是正常的弘揚《法華經》的方法。但是常不輕菩薩用非正規的方式，當然有他的條件，因為他面對的是二乘的增上慢人。第二個，常不輕菩薩非一般人，他是法身示現。所以蕩益大師會說，這種方法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學的，他有他的道理跟當時的環境。

常不輕菩薩等於是「強熏妙法」，就不管你接不接受，強熏妙法於增上慢人，這樣做等於是用特殊的方法來弘揚《法華經》。那麼他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呢？我們到了經文再詳細說明。這是一種特殊的弘揚方法。

如果你毀謗《法華經》，你把諸法無生的思想毀滅了，那就沒有人可以成佛了，大家只知道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了。沒有人可以成佛，因為沒有人示現成佛就沒有「法」，這世間上就沒有人出來說法。因為沒有人成就法身，就沒有應化身出現，沒有應化身，那全世界就只有阿羅漢跟辟支佛；沒有人可以說法，也就沒有僧寶。所以，謗《法華經》就直接謗佛法



僧三寶，讓三寶直接斷滅，因為沒有人可以成佛了。這個問題嚴重性在這裡。

經文云：

得大勢！乃往古昔，過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有佛名威音王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劫名離衰，國名大成。其威音王佛，於彼世中，為天、人、阿修羅說法，為求聲聞者，說應四諦法，度生老病死，究竟涅槃；為求辟支佛者，說應十二因緣法；為諸菩薩，因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說應六波羅蜜法，究竟佛慧。

.....最初威音王如來既已滅度，正法滅後，於像法中，增上慢比丘有大勢力。爾時，有一菩薩比丘名常不輕。

在過去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有一尊佛出世，這個佛叫做威音王如來。這個威音王就是指兩個情況：第一個，他外在的音聲，他說法的聲音特別的明亮悅耳，有攝受力；第二個，指的是他內在的功德，具足大威德力、大神通、大智慧。這叫威音王。威音王「為求聲聞者，說應四諦法」，對出離心比較強(鈍根)的說四諦法，苦集滅道，來了生脫死，成就我空的涅槃。

「為求辟支佛者」，就是為有出離心，但是利根人，直接講十二因緣，講到無明緣行乃至於生老病死，流轉門；也講到無明滅生老病死滅，講到還滅門。所以只要斷去愛取就好，你不要那麼麻煩，修知苦、斷集、慕滅、修道，你直接用空觀斷除你的愛取，就直接成就我空了。利根人。為發菩提心的人，講六度法。

最後臨滅度前，再用中道的一心三觀的實相，把三乘會歸到一佛乘。所以這個威音王佛說法也是一樣，先講三乘，成就了生死的安穩，再講一佛乘，趨向菩提。

「常不輕菩薩品」有兩類主要人物，一類是增上慢人，另一就是常不輕菩薩本人，在第一尊的威音王如來滅度以後，接著正法滅度，正法滅度就宣告聖道的功德已經羸弱了，取而代之進入像法時代，像法時代就是戒定成就了。那麼在這個像法時代，當時的環境，「增上慢比丘有大勢力」。這增上慢的僧團，就是修學小乘法而持戒修定，稍有成就而得少為足的這些比丘，他們的因緣，弘化廣泛，信眾甚多，掌握了整個佛法的話語權，有大勢力。

就在這個時代，有一個菩薩比丘，名常不輕。常不輕菩薩是釋迦牟尼佛過去的一個前身。他當時示現的階位就是一念隨喜，就是五品觀行位的初品，初品的初心。常不輕菩薩是一個教化者。那被教化者是誰呢？增上慢人。

蕩益大師說，增上慢人有三個特點：第一個是「秉受權法修學」，這個權法主要指的是小乘法、二乘的聲聞法。

第二個是「微有所得，不知位次」，他們也是很精進，在事修上能夠持戒修定，但是他沒有如法地學習教法，所以慧學不是很足，他們誤認四禪為四果。所以蕩益大師說「此等即是無聞比丘之流」(楞嚴經卷九：如第四禪無聞比丘妄言證聖，天報已畢，衰相現前，謗阿羅漢，身遭後有，墮阿鼻地獄)。他們不知道修學次第，就把自己的禪定當成果證。

第三個是「妄生滿足之想」，他把這個禪定當果證以後，就認為自己已經所作皆辦了，就不思進取了。那麼這種人有什麼問題呢？由有法執，而生高慢，而且思想偏差，就很難教化。

我們回憶一下前面的迹門，佛陀正說的時候。舍利弗殷勤三請，本來佛陀是要開權顯實的說

法，這個時候突然間五千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當眾退席，我們看佛陀的反應是甚麼？佛陀是默然的，沒有禁止。等到這些增上慢人離開以後，佛陀講了一句話說：「如是增上慢人，退亦佳矣」，就是佛陀認同他們的退席，因為他們很難教化。你是一張白紙，你是一個愚癡的眾生，那你頂多就是愚癡，至少你不會破法。但是你學習佛法不能產生偏差法執，那叫邪見。邪見對正法是有排斥性的，這種人是很難教化的。所以，你寧可去教化一個一張白紙、整天放逸的眾生，你也很難去教化一個學佛當中產生思想偏差的增上慢人。連佛陀都覺得你們退席是正確的，因為你們在這裡聽《法華經》，你們不但沒有好處，搞不好你還毀謗，所以退席是對的，就是「退亦佳矣」。

所以這個時候，也就是說，增上慢人，你已經很難用正規的方式去教育他，就是佛陀用正規的方式都沒辦法教化他——大家坐在這裡，我跟你講整部《法華經》，他已經沒辦法教化。所以只能用非正規的方式去刺激他(正如本品常不輕菩薩的方法)，常不輕菩薩所面對的所緣境是增上慢人，這是很難教化的一些眾生。

經文云：

**得大勢！以何因緣名常不輕？是比丘，凡有所見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皆悉禮拜讚歎而作是言：「我深敬汝等，不敢輕慢。所以者何？汝等皆行菩薩道，當得作佛」。而是比丘，不專讀誦經典，但行禮拜，乃至遠見四眾，亦復故往禮拜讚歎而作是言：「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四眾之中，有生瞋恚、心不淨者，惡口罵詈言：「是無智比丘從何所來？自言：我不輕汝。而與我等授記，當得作佛。我等不用如是虛妄授記」。**

小乘與大乘不同，小乘向涅槃行道，修行的目的，是為了生死、證涅槃，所以小乘法是以涅槃為依止，修行為了求得涅槃。現在錫蘭、泰國、緬甸國等國的出家人，持戒清淨，很有威儀，但不信大乘。

大乘依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修道，依止此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說六波羅蜜相應法，向無上菩提前進，最後亦達到佛果。

於大乘法中受菩薩戒、修大乘行者，即是菩薩比丘。在家居士受三皈五戒，名優婆塞、優婆夷；如果發菩提心受菩薩戒，即是菩薩優婆塞、菩薩優婆夷。佛有七眾弟子：比丘、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優婆塞、優婆夷，如果不發菩提心受菩薩戒，都是小乘弟子；如發心受菩薩戒，都是大乘菩薩，皆可於名義上冠上「菩薩」二字。

此常不輕菩薩是大乘菩薩比丘，不是在家居士，一切僧團的規矩制度都要遵守。經中說當時僧團中都是些未得謂得，未證謂證的小乘增上慢比丘，常不輕菩薩是大乘菩薩比丘，在此中間，當然不能和他們調和的。

「常不輕」菩薩的修行方法是非常特殊的。常不輕不是他本來的名字，是別人故意給他起的渾號。此菩薩「凡」看「見」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都向他們頂「禮」「讚歎」說：「我」非常「敬」重你們，「不敢輕慢」，你們所「行」都是「菩薩道」，都是未來「佛」，對過去、現在、未來一切諸佛皆當尊敬，所以也尊敬你等。這常不輕菩薩並「不」是專門「讀」「經」研究的人，只是看見人便叩頭「禮拜」讚歎，甚至遠「遠」看「見」人，亦跑去「禮拜讚歎」說：「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因此，人家給他起了這個別號叫常不輕。



「常不輕」菩薩的修行方法是他就會做兩件事：

第一件事是「身業禮拜，口業讚歎」：他怎麼個讚歎法呢？他說，我內心是深深地恭敬汝等，不敢有任何的輕慢，為什麼如此呢？因為汝等所行，皆菩薩道。你們雖然是修小乘法，修四諦十二因緣，但是從前面迹門的開權顯實來說，三乘終究會歸於一佛乘，因為它是可以對接的。你們修的都是成佛之道，所以我應該普遍地恭敬一切法門。

第二件事是你們「當得作佛」：第一件事是面對「法」，第二件事是對「人」。對於人我也是恭敬，就是所謂的開迹顯本，雖然你一天到晚打妄想，又帶有邪見，但是把這個外在撥開來，你內心的真如本性是沒有喪失，所以我恭敬你這個人。

這兩個讚歎，就是他主要的修學。那麼，這個常不輕菩薩，平常除了這個禮拜讚歎，還做什麼事呢？他「不專讀誦經典」，蕩益大師說常不輕菩薩他也是有讀誦經典，因為他是隨喜品，隨喜後接下來就是讀誦品、說法品，兼行六度品到正行六度。所以他在佛堂就讀誦《法華經》，離開了佛堂他就是修禮拜讚歎。乃至於他從遠處見到四眾弟子，他還故意地前往「禮拜讚歎，而作是言「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

釋迦牟尼佛在本品中(示現常不輕菩薩)的這一期生命，這個常不輕菩薩，他的功課主要有兩個，回到佛堂就讀誦《法華經》，離開佛堂他就修禮拜、讚歎。這個讚歎，蕩益大師說「汝等所行，皆菩薩道」，這個就是前面迹門正說的內涵--開權顯實。而現在「當得作佛」，就是本門正說的內涵，就是開迹顯本。常不輕菩薩之所以這樣子做，蕩益大師說，他就是把法華妙義，對中毒的增上慢人用重藥來刺激他們，令成圓頓種性。

增上慢人最大的問題在哪裡？就是「法執」，「法」本來是沒有錯的，因為，修四諦十二因緣一定要修定、持戒作基礎，所以持戒、修定是個過程。但是在過程當中這些增上慢人停住了，就是咬住這個禪定，他不走了，把禪定當果證了。他的攀緣心，有所得心，就住在這個禪定。就是古人說的「醍醐變毒藥」。本來法門是要讓你安樂的，讓你解脫的，結果你把它搞成毒藥了。那怎麼辦呢？只能以毒攻毒，叫強毒增上慢人。就是說，我用一念的清淨心的法門來刺激你。你才會反彈，但是你反彈當中，你一定會迴光返照。常不輕菩薩要的就是他當下那一念迴光返照。就是讓你從這個毀謗、瞋恚當中，當下的迴光返照，令成圓頓妙種，乃至於一念的相應。因為這個真如本性的善根，我們說過，是不可破壞的，因為它是你本具的東西，你一旦啟動是停不下來的。所以叫做強毒，就是以毒攻毒，把他的法執逼出來，令成圓頓妙種。他的做法是這麼一個做法。

結果怎麼樣呢？常不輕菩薩所面對的增上慢的四眾弟子當中，有些人是可以接受的。這些人病毒沒那麼重，他就歡喜接受，也開始內觀，開始從法執的因緣當中走出來。但是有些人法執特別重，法執一重，他就容易生高慢，結果，高慢就產生瞋心。這瞋心一發動以後，就出口罵詈了：如此無智慧的比丘是從何而來？這些增上慢人就開始罵常不輕菩薩，說我等不需要如此的虛妄授記。

「釋迦四十餘年，不務速說，不輕凡有所見，造次而言」。釋迦牟尼佛教化弟子，他老人家花了四十年的時間，從阿含、方等、般若，三時空性的調伏，到晚年才講《法華經》。常不輕菩薩不是！常不輕菩薩一開始就直攻《法華經》，就是凡有所見，直接用《法華經》去強熏對方，這是怎麼情況呢？

蕩益大師說「本已有善，釋迦以小而將護之；本未有善，不輕以大而強毒之」。釋迦牟尼佛的弟子，就是舍利弗尊者、目犍連尊者，你別看他們是小乘人，他們「本已有善」。這些人是釋迦牟尼佛從大通智勝佛以來生生世世教化，他們過去生聽過《法華經》，只是一時忘失而已。所以佛陀不著急，佛陀心裡面非常有把握，你只要聽過《法華經》，表示你大乘善根不退，所以佛陀「先以欲鉤牽，再令入佛智」。你反正有大乘善根，你跑不掉的。佛陀先用三乘，先用聲聞法安穩之。

但是，常不輕菩薩(釋迦牟尼佛的前身)面對的是一個沒有大乘善根的人，他們沒有大乘善根，你等待也沒有用，你等五十年都沒有用，不像釋迦牟尼佛可以等。我先讓你得到初果、二果、三果、四果，煩惱輕了，「聞大不謗」了，能夠身心調柔了，我再為你開權顯實。而這些增上慢人多生多劫以來根本沒有大乘善根，沒有大乘善根的人有一個特色，他修什麼東西就特別執著，那個相狀特別明顯。他布施的時候，布施的相狀特別明顯；持戒的時候，持戒相也特別明顯。其實他那個法空的智慧很淡薄。既然沒有大乘善根，那只能是「治亂世用重典了」-下猛藥，只能用刺激的方式了。

蕩益大師說你開始為實施權，開權顯實，恐怕來不及了。為什麼來不及？因為他們不久就會墮落了，所以你不搶第一時間，他遲早要墮落。那這樣子的話，與其你是邪見而墮落，你不如謗正法而墮落，你未來還有得度的因緣。就是說，這些增上慢人基本上是沒有大乘善根的，你不能跟舍利弗、目犍連尊者那些有大乘善根的聲聞弟子相比，這是萬不得已的辦法。

以比丘戒說，比丘是出家人，優婆塞、優婆夷是在家人，故比丘看見比丘尼及在家人也拜禮，是違反佛制，是顛倒的作法，所以此事在佛法中曾引起很多辯論。經中載：摩訶迦葉有一次領著許多比丘出來，文殊師利亦領著許多在家弟子，大迦葉向文殊說請先行，文殊菩薩說摩訶迦葉是長老，上座您先請才對。最後迦葉說你先發菩提心，應先請。

《維摩詰經》中，維摩詰是居士，佛令弟子向維摩詰居士問疾，弟子都不敢去，說出過去被維摩詰調侃的事，看見維摩詰都禮拜。於大乘經中，出家人禮在家人，不止常不輕菩薩。以大乘法說，先發菩提心者為大，比丘雖已出家，未發菩提心還是小乘。

應拜不應拜，這是大小乘的問題，不是出家在家的問題。真正發菩提心者，見一切眾生都是未來佛，所以看見一切眾生恭敬禮拜，這與小乘僧團的制度是不相應的。這些佛弟子在身分上仍現出家相，遵行僧團儀規，所以出家人拜在家人是不行的。

南北朝時代的北齊有一位信行禪師(三階教的創始比丘)，修常不輕菩薩行，見人則恭敬禮拜；他雖然是出家的，但他捨掉比丘戒，因為信行禪師也通達比丘戒，所以不想違犯。他在外面流浪，專門作苦工，修橋鋪路，利益人民，自己吃得苦，穿得苦，住得苦，精進苦行，生活非常清苦，所做的事都對人有利，出家在家對他來說沒有差別，見到出家人也要恭敬尊重，見到在家人也要恭敬尊重。像這樣，信行禪師修的就是常不輕菩薩行。

信行禪師所行，照道理也是有根據的，但是他有另一套的佛法，他說現在末法時代，眾生根鈍障重，各宗各派的修行方法，什麼小乘、大乘、一乘，什麼難行道易行道，自力他力，修定修慧，一切都不易受持，無法成就。於是他教眾生，像常不輕菩薩一樣，但行禮拜，恭敬尊重；修橋鋪路、幫助別人，自己修苦行。跟他修行的人也不少，西安、洛陽一帶很多大廟子都是持他這一派的，當時成為一個大宗派。後來慢慢的受到很多人攻擊，終於衰敗下去。主要的問題是不研究、不讀經、不依經論修行，(因為講求眾生平等，所以不特別尊敬國王，因此國王也不重視)所以最後信行禪師失敗了，三階教在中國就慢慢消失了。其實，他這個思想在日本也很有啟發的，日本佛教之中有一部分人受到他這種精神的感召。

佛法中有無量法門，適應眾生種種不同的習氣，很多看法不同。常不輕菩薩的這個修行法門，不專讀誦經典，並不是完全不讀。有些人是專門讀、誦、分別解說、書寫經典。常不輕菩薩也是有讀誦經典，只是他分出大多數的時間來禮拜、讚歎、恭敬、尊重。常不輕菩薩對一切人說「你們所行都是菩薩道」，其實是依《法華經》的兩大根本觀念：大家都是修菩薩行，大家將來都要成佛的。所以在當時，常不輕菩薩看見增上慢比丘都說：「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而向他們禮拜讚歎。

人總是喜歡聽好話，人家給他禮拜恭敬說皆當作佛，那些比丘為什麼會不歡喜呢？何以人家修常不輕行還要罵他呢？這是說明了當時都是小乘佛教。小乘佛教中，真正有修證的，如已證得初果至四果阿羅漢者，他們也懂佛的意思，決定不會不信。不過，有些增上慢人，其實在聲聞法並沒有得到修證，只聽到佛在聲聞法中的教化，所以一聽到這話就覺得不對。他們只知道佛陀教他們證阿羅漢、了生死、解脫問題，認為佛所教他們的聲聞法已是究竟；不相信一切眾生都能成佛的這個道理，所以聽到人人都要成佛，就起反感。假使在這些人面前，說他是菩薩，將來要成佛，他們必然討厭你。現在常不輕菩薩的法門，立足點即在法華一乘法門，一切眾生同歸佛道、人人成佛，依此平等的立場，所以才會如此修持。而這裡的四眾弟子以增上慢比丘為多，聽習慣了佛說聲聞乘得究竟，證阿羅漢、了生死，沒聽說過將來都要成佛這樣的話。當然聲聞弟子可能也相信有佛，也相信有菩薩，相信有些人修菩薩行而被授記作佛；但不相信「人人都要修菩薩行成佛」。這樣的話語，與他一向的了解相違反。常不輕菩薩對他們說一乘法，說一次還好，但天天見面即天天說，所以越聽越討厭，甚至以為是魔說法，也就惡口罵詈他。這裡面包含了一佛乘佛法與小乘佛教之間，思想上的不同點。所以他們說不需要如此虛妄的授記。

常不輕菩薩站在一乘法的立場上說人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你不信，你惡口罵，他還是不生瞋恚，還是尊敬你，因為你還是菩薩，還是要成佛的。常不輕菩薩不生瞋恚心，但這不生瞋恚心，並不像一般凡夫的瞋恚心生起而強行把它控制住不發脾氣，這樣子是修不成忍辱波羅蜜的，反而會生病弄壞身體；而是要從種種的道理當中去了解，了解到人人都是未來佛，能在一乘法上，觀眾生平等一如，只見眾生皆當作佛的好處而不見壞處，所以始終不生瞋恚心，而敬重他們。

經文云：

是比丘臨欲終時，於虛空中，具聞威音王佛先所說《法華經》二十千萬億偈，悉能受持，即得如上眼根清淨、耳鼻舌身意根清淨。得是六根清淨已，更增壽命二百萬億那由他歲，廣為人說是《法華經》。

命終之後，得值二千億佛，皆號日月燈明，於其法中，說是《法華經》。以是因緣，復值二千億佛，同號雲自在燈王；於此諸佛法中，受持讀誦，為諸四眾說此經典故，得是常眼清淨，耳、鼻、舌、身、意諸根清淨，於四眾中說法，心無所畏。

因為常不輕菩薩他弘揚《法華經》的關係，他在臨終的時候，威音王佛在虛空中為他現身說法，說《法華經》。說了多少內容呢？二十千萬億偈的內容。他聽了以後，當下都能夠受持不忘。

所以這個常不輕菩薩也不可思議，有三昧跟陀羅尼，得到了眼根清淨，乃至於耳鼻舌身意根清淨，就是成就六根清淨了。因為他從一念隨喜，不斷地讀誦，不斷地禮拜讚歎，修平等恭敬心，在臨終的時候又遇到威音王佛講《法華經》，就成就六根清淨。成就六根清淨以後那不得了了，增長壽命，從臨命終又回復到正常的生命。又活了多久？活了二百萬億那由他歲。

增長壽命以後，他就為那些過去毀謗他的弟子廣說《法華經》，這個時候就用正規方式了。這個是這樣子，常不輕菩薩又得到壽命以後，他先用神通力、樂說辯才力跟大善寂力，使令增上慢人先懺悔。所以你這個因果是要分清楚了，你成就善根是一回事，但你過去是毀謗《法華經》，你一定要先懺悔。先懺悔，然後常不輕菩薩再為他們說《法華經》，令其信解。這個時候的廣說《法華經》就是正常方式了，不是用刺激的方式。這第一點，說明常不輕菩薩他的果報--增長善根跟壽命。

修行有二種修法，一是內在觀慧，二是外在表現的法門，如拜佛、念佛、誦經、修定，做一切功德無不是修行。常不輕菩薩，即內在觀一切眾生都有成佛可能性，人人要作佛成就一乘法，此人人平等之法性觀，不離心，所以人打罵他，他不起瞋恚心。把這深見表現於外，即見人叩頭禮拜，專修此常不輕行。

我們說用功修行也有兩方面：一是修行過程裡面的根本精神，二是修行上所表現出來的各個法門。即從各個法門來看是不同的，如拜佛是拜佛，念經是念經，抄經是抄經，講經是講經，供養經卷是供養經卷的等等。但用功修行，必須通達兩個方面：一方面心裡能常靜、能安定、能降伏煩惱，能夠堅持消除種種業障，然後煩惱漸漸減少、不生起，也就是通過表現出來一樣一樣的法門如拜佛、念經、懺悔、稱念佛菩薩名號等都能達到這種內心清淨安定，漸漸降伏煩惱，漸漸消除業障的目的。另一方面，常不輕菩薩他能夠依《法華經》一佛乘的精神，通達一切眾生皆有成佛的可能性，而能立足於法法平等的法空性，體念平等大慧，而不執著於聲聞、緣覺、菩薩三乘實有法，本此法無我性、法平等性之心，而修種種功德，功德即一天天地增長。

例如五祖初見六祖，即知六祖頓根利智，叫他去樁米；六祖就是一年到頭在樁米修苦工，同時他內心也在用功，結果他開悟，明心見性了。諸如此類，古代大德傳記中，不勝枚舉。從前智者大師誦《法華經》，讀到「藥王菩薩本事品」時，豁然開悟，隨聞入觀，於法華三昧之中，見釋迦於靈山說法之法會宛在。他白天要領眾做苦工，有時還要代南嶽慧思大師講課，晚上才讀經、坐禪，真的忙得不可開交；然他仍有此種境界。約境界高下說，只是「五品弟子位」，慧思大師已至「六根清淨位」，與經文中常不輕菩薩相同的六根清淨位境界，這在我們看來已如得神通，比五品弟子位高點。

當「時增上慢」的「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輕賤」罵詈打擲他，給他加常「不輕」之「名」號，現「見其得大神通力」，一聽他說《法華經》，即五體投地身心信受了。因得六根清淨故，具大神通，能見也能聽三千大千世界的境界、音聲，如前述之功德，由舌根、意根清淨故能得「樂說辯力」，說法辯才無礙。「大善寂力」，身心常安住於寂滅之中，煩惱不起，心性寂滅、安靜。這其實有淺有深。淺即定境，心常安定，煩惱不起，念念常定；深則通達一切法不生不滅之法空性。此處對於六根清淨來說，還是屬於定境。他得六根清淨以後，心念常靜、煩惱不起，所以這是一種大善寂力。他具有大神通力、樂說辯才、大善寂力故，眾生「聞其所說」法華，「皆信伏隨從。」

教化眾生有三種引導的方式：(一) 說法感化，是語業示導。(二) 現種種神通，即身業示

導。(三)知他心，即意業示導，心安定清淨，知眾生根機利鈍，有感召之力。

示現神通是超乎常情的，令人不能不信，有時不用說法，只有佛菩薩威德力之流露，眾生即受其精神感召，立即信敬了。這就「是菩薩」得六根清淨之三業妙用。常不輕菩薩又教「千萬億眾」生，皆能「住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不退。佛法中有一問題，即對於神通的看法，很多人說，佛教裡有神通，現一現不就可以令人信敬三寶了嗎？叫人看看前生後世，不就可以相信因果了嗎？「神通」，無論在佛世，或佛滅後的佛法流傳中，起初在印度，後流傳至中國，對神通都不大提倡，尤其不得同意而顯神通，好像在招搖惑眾，佛都不允許，所以神通不大現。

在西藏密宗之寧瑪派(紅教)，即頗重視神通，在修學六波羅蜜的過程之中，以智慧、禪定為重，一到教化眾生時，即要現神通，可以降伏一切，皆令信仰；結果演變到後來有些喇嘛就變了質，亂來一通。後來黃教的宗喀巴大師，出來掃除垢弊，特別重視嚴持淨戒，建立起清淨僧團，這才維持佛教的延續，甚至流布甚廣，如山西、西康、雲南、蒙古等地，都是黃教的區域，其力量之大，由此可見。所以我們不要以為只有神通就好，真正使自己身心清淨，漸漸化導，使佛法深入社會，以領導人心，才能使佛教復興開展。

《法華經》最大的特點是什麼？

我們一般學佛，就是從三乘的修學，就是從因緣去追求，修四諦法，去追求我空的真理；修六度法門，去追求六度的功德。這個因緣觀的特點就是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生」它有什麼好處呢？它鼓勵我們去修學，一切的功德可以創造。

但是到了《法華經》就不一樣了。《法華經》強調的是內觀，所以它強調一切法無生。就是，真正的功德是你能念的心，你要去開顯你內在的自性清淨心，那才是最大的力量，這個能念的心不可思議。

蕩益大師強調，這種果報的特點來自於「得值諸佛」，這個很重要！我們一般沒有學《法華經》的人，跟佛陀的距離是很遙遠的。就是你跟佛陀的關係，你找不到交集，就是當你選擇流浪在外的時候，你想想看，你跟佛陀有什麼交集呢？你追求的是法力不可思議，你就算憶佛念佛，你也是心外求法。

諸位！我們跟佛陀唯一的交集就是一念心性，就是從果報上是找不到交集的。你如果要從因緣所生法，在佛陀叫做「萬德莊嚴」，在我們就叫做「業障深重」，這兩個一個是大富長者，一個是流浪的乞丐，兩者完全沒有交集，那你怎麼跟佛陀相遇呢？

但是，你一迴光返照，那就十法界不離一念心性，所以，為什麼誦持《法華經》的人很容易跟諸佛相遇？因為他透過迴光返照就能夠明白自他不二。套一句印光大師的話--「即眾生心，投大覺海」，你就直接進入了真如本性之海，建立跟十方諸佛自他不二，感應道交。這個就是常不輕菩薩來生的因緣，就是能夠值遇二千億佛，而且在這個佛法當中他繼續說《法華經》。這跟佛結緣，跟法結緣。

法身菩薩他證得法身以後，他不會像阿羅漢，只是在那地方享受常樂我淨的功德。他把法身功德置而不用，就是把它擱置起來不用，他回過頭來，從因地修學，把他過去走過的路，從一念隨喜直到六根清淨，再走一次，不斷地從果後示現當中去強化他內心的清淨心菩提願，去跟眾生廣結善緣。

就像釋迦牟尼佛吧，他成就佛道後示現變成一個凡夫，帶領我們修四諦法。他的一念清淨心菩提願去操作四諦法，他也會產生無常故苦，苦即無我。就是，這個法門只要操作下去，它自然產生這個效果。那麼釋迦牟尼佛以前的法身呢？他法身可以暫時不用。譬如說你的存摺有一千萬，你也可以示現變成一個乞丐，跟乞丐在一起。就像大富長者，脫下華服著糞掃衣走入人群一樣。

常不輕菩薩也是示現這個過程，因為法爾如是，他從一念隨喜，不斷地這樣他把過去走的路一次一次地走。那麼差別在哪裡呢？差別只有一種情況，就是「自在」。我們開始修成佛之道，從凡夫到法身走第一次的人就是不自在，因為我們帶業修行。我們第一次走的人，內有煩惱，外有業力，又帶有生老病死，障礙重重。我們第一次從凡夫走到法身是很辛苦的。但是諸位！你走過一次以後，你最後再來到人世間開始「果後行因」的時候，那你就不一樣，你就是於法自在了，因為你沒有煩惱，也沒有業力，沒有老病死，你完全是依止清淨心、菩提願，這個時候你修《法華經》就不一樣了。

比方說過去有一位叫陶朱公，這個陶朱公善得致富的奇術，他很會做生意。你給他一塊錢，經過他的經營就可以把一塊錢變成兩塊錢，兩塊錢變成四塊錢，他很快就能夠創造千萬的財產。他善得致富的奇術，賺到了貨值萬億以後，他把這個錢財全部捨出去，到另外一個地方。到那個地方，他也是做乞丐，先乞求一塊錢，他再從一塊錢又開始他的做生意的技術，又變成萬億的富翁。他又把這些錢布施出去，又到另外一個地方。

經文云：

**得大勢！於意云何？爾時常不輕菩薩豈異人乎？則我身是。若我於宿世不受持讀誦此經、為他人說者，不能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於先佛所，受持讀誦此經、為人說，故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在我們看起來，成佛太難了。先是從威音王佛的時候修起，然後再經過日月燈明佛二千億佛，接著又雲自在燈王佛二千億佛，以後還有千萬億佛，修了這麼久還算是快了。故龍樹菩薩說三大阿僧祇劫有限有量，其實是無量阿僧祇劫作功德，度化眾生，圓滿一切功德才成佛，不應以有限量的心行菩薩道。以上說明得六根清淨，步步進至成佛階段。本品的重心，證明《法華經》對於成佛道是一條不走歪曲的直路，同時證明了受持《法華經》者，能得六根清淨功德。

這些惡口罵詈常不輕菩薩的四眾們受「罪」完「畢」出來，又「遇常不輕菩薩」，「教化」他們發菩提心修菩薩道成佛。

這裡有二個問題，附帶一說：(一) 常不輕菩薩，為何不看清楚這班眾生的根機利鈍，見了面就磕頭禮拜，說「我不敢輕視汝等，汝等皆當成佛」，這樣會讓他們毀謗常不輕菩薩，對常不輕菩薩又打又罵的，結果墮地獄，都是常不輕菩薩不好；如果常不輕菩薩不是對他們磕頭禮拜，說「你們是菩薩，你們要成佛」，他們就不會造身口意業，這樣不就不會墮地獄了嗎？一般人都是這麼認為的。

其實這班四眾弟子根本就是增上慢人，他們縱然不是因常不輕菩薩關係而墮落的，這班增上慢人還是會墮落的。如佛世時有位得四禪的比丘，自以為得四果阿羅漢，待至臨命終時，天人相現前，即罵佛說話騙人，四果可得了生死，何以自己已得四果卻要生天而不是了生死？一動瞋心不信佛，心起邪見出口罵佛，於是天相埋沒，地獄相現前了，連天人也生不成了。因為此比丘自己對佛法不信，而生邪見，不知自己是增上慢，未得謂得、未證謂證的關係。因此常不輕菩薩先解決其增上慢之病，常不輕菩薩見其不信一乘，先跟他們結了一個「遠緣」，等他們從地獄出來再教化他們，這班人還是依菩薩而發菩提心。在文殊菩薩本事亦如

是，初是謗一乘法後墮落，受罪報後出來，還是走上成佛的路了。假使不墮落，而生天或了生死，沒聽法華一乘，永久無此善根，永遠無法成佛，故謂「一歷耳根，永劫不失」，種下此大乘善根，慢慢發菩提心，雖當時吃些虧，結果後來還是靠此而成佛。

前面「如來壽量品」講成佛第一個關鍵，就是你要先成就法身，這個最關鍵了，就是先成就離相的清淨心，把心中所攀緣過去所留下的各種影像，包括邪惡的影像，包括善良的影像，全部掃出去。把影像掃出去以後，就叫做恢復本來面目。你要先成就法身，成就法身以後，進入般若道，那你後面路就好走了。

從般若道進入方便道的時候，你又可能會變成一個凡夫，你也可能變成畜生道，你的重點就是開始廣結善緣了，跟你過去生有緣的，他過去可能是你的子女、你的朋友、你的眷屬，你就陪他成長。你就陪他再走一次，把你過去因地走的路，你怎麼樣從凡夫的一念隨喜到法身，你陪他再走一次。

但是你走第二次的時候你叫做自在--「佛為法王，於法自在」。當然，你的弟子就走得很辛苦，但是你從旁邊鼓勵他說，我過去就是這樣走過來的。你就是不斷地所謂的「果後示現，果後行因」，你從法身回到凡夫世界再帶著眾生走，走了多次以後，你就跟很多人結緣了。然後呢？然後你就可以變成應化身了，你就可以成熟眾生，莊嚴淨土，你就可以在某一個世界示現成佛。你就不一定要變成菩薩，你可以作佛身了，就像「化城喻」所說的。

過去多生多劫你帶他們一起走的那些眷屬，善根成熟，都投生到你的地方，等他們善根成熟，然後你就開始為他們為實施權，講三乘法，他們成就初果、二果、三果、四果。最後講《法華經》，開始發菩提心，成就初地、二地、三地、四地到十地。

所以，成佛之道的第一個標準，叫做清淨法身，就是把你的心先離相清淨，這最關鍵了，這樣你後面的路就很好走了。後面你能帶著別人走，你第一次是你自己走。是這麼一個情況。這一品「常不輕菩薩品」，是他走過了，帶著眾生，他帶的眾生當然是比較難度化的，他帶著這個增上慢人走一次，怎麼樣從法執當中走出來。本品中他這次帶的不是一般的凡夫，是增上慢人。當時常不輕菩薩所教化的四眾弟子當中，有些法執特別堅固，他們的高慢心也特別重的，以瞋恚心來輕賤罵詈常不輕菩薩的這些人，有少數的人在兩百億劫當中，「常不值佛，不聞法，不見僧」，因為，你毀謗《法華經》等於是斷三寶的種子，因為《法華經》是唯一能夠成佛的方法，只有內觀真如，沒有其他的方法。你把這個內觀真如的法門一謗，佛種斷了，那麼這個世間上就只有阿羅漢，沒有佛陀了。沒有佛陀出世就沒有人正規地說法，就法寶也斷，沒有人說法，就沒有人成就聖道，沒有僧寶。因而你跟三寶結下惡緣，就不見佛，不聞法，不見僧，乃至於千劫當中於無間地獄受大苦惱。但「畢是罪已」，又遇到常不輕菩薩教化而成就無上菩提。

當時毀謗的人有三種後果：

第一種是「悔深行勤，容可不墮，雖墮易出」：因為常不輕菩薩臨終的時候，蒙威音王佛講《法華經》，證得六根清淨了，而六根清淨以後他成就大神通、大威德，所以當時這些毀謗他的人聽到他成就這麼大功德以後，很多人就懺悔了，就知道他是一個聖人，不可思議的聖人。懺悔以後，也開始努力地修學《法華經》，開始內觀。

我們說過，真能破妄，善根的光明是可以滅罪的，所以這些人是可以不墮落的，就算墮落也是很快彈出來。如果善根強的人，就算墮三惡道，很快就彈出來，「雖墮惡趣，終不久留」。

第二種是「悔淺行怠」：懺悔的力量很薄弱，修行也懈怠，這種人自然先墮，後方得度。你

懺悔就隨便懺悔，修行也隨隨便便，那你一定會先墮落，但是因為你後來聽《法華經》以後有善根，也是可以彈出來。

第三種是「墮苦則久，但由菩薩慈悲攝受，終蒙度脫」：最糟糕的一種，沒有懺悔也沒有修行，那麼這些毀謗《法華經》的，是因為常不輕菩薩引起，他當然要負責任。所以他們墮落以後，一個沒有大乘善根的人，一墮落就很難出來了。這個三惡道，你要沒有靠善根，你一墮進去惡性循環，到了三惡道你心識闇鈍，闇鈍以後你這個業力就很難反轉。這個時候你今生做狗，來生做貓，第三生做豬，你越做越糊塗，這個心識闇鈍，越來越糊塗。心識闇鈍情況之下，即便稍微的業力你都沒辦法反轉，那怎麼辦呢？那只有佛菩薩出手救你了。所以常不輕菩薩的慈悲攝受，把他們救出來，這就是第三種人。

經文云：

**爾時四眾常輕是菩薩者，豈異人乎？今此會中跋陀婆羅等五百菩薩、師子月等五百比丘、尼思佛等五百優婆塞，皆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退轉者是。**

那常不輕菩薩這一期的應化當中，度化了哪些增上慢的四眾弟子？

一尊應化身出現以後，他所有的弟子都有一段故事的。這一群弟子，是我哪一生的時候，我陪他們走過來的，那些弟子又是我在哪一生的時候，我當初是怎麼樣度化他們的。在因地的時候、在方便道的時候廣結眾生緣，等到你成就應化身的時候這些人善根也成熟了，就是你的國土來了。其中這一部分，跋陀婆羅、師子月跟尼思佛，就是在常不輕菩薩這一期的應化當中度化的。

這樣的度化，蕩益大師就提出一個問答，他說：「若因謗墮苦，菩薩何故為作苦因」？就是這四眾的弟子雖然增上慢，他一時也沒什麼事，您老人家去刺激他，使令他謗法，墮落到惡道！那菩薩為什麼會做這種事情呢？

蕩益大師回答：「彼既懷增上慢，縱令不謗，亦必墮苦」。他說，什麼叫增上慢？就是你起邪見了。起邪見只有兩種結果：第一種結果，就是你追求感應神通，心外求法，那後果，你去看看《楞嚴經》的五十陰魔就知道了。一個人墮落，這個人貪煩惱很重，他造殺盜婬妄而墮落，那還好，為什麼叫還好呢？因為你善根沒有斷，你的菩提性沒有斷，所以你墮落以後，第一個，你很容易彈出來；第二個，你沒有斷你的菩提性，你來生可以繼續學佛，就是因煩惱造罪而墮落，這個叫做還好。

但是，你起了邪見而墮落，諸位！你去看看《楞嚴經》五十陰魔的斷菩提性！你過去三皈依的善根全部斷到乾淨，你來生出來是魔眷屬，最可怕的就是在這地方。其實我們在乎的是你善根還在不在。就像一棵樹，颱風一吹，樹葉掉光了，沒關係！你看看樹根還在不在？只要樹根還在，這棵樹就有希望了。我們最怕的就是，你這個人墮落以後，把你的善根也斷掉了，那就是邪見了，邪見墮落。就是說，這個人縱令當下不謗，也會因為邪見墮落。

「今因謗墮，得作遠因。」這個人在謗毀的當下，他至少聽聞到法華的妙義，他至少知道「一切眾生皆得成佛」，這個打妄想的心本身就是有佛性。這一念的迴光返照，就是未來得度的一個大乘善根。



蕩益大師舉兩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如人倒地，還從地起，故以正謗，接於邪墮」。這第一個譬喻是說你一個人跌到地上，你為什麼能夠站起來？因為你跌倒在地上，你稍微按一下就起來了。你如果跌到海裡面去，你就站不起來了，因為沒有地讓你借力使力。就是你謗的是正法，你好歹跟正法結個善緣。你今天如果不謗正法，但是你直接打妄想而起了邪見，那這個墮落就是墮落到深海當中，你就永遠也彈不出來。所以，你寧可墮落到地上，你還站得起來，也不要墮落到大海當中。

第二個例子：「如大良醫，觀重病者，先發其病，後與藥令差」。就是這個醫生一看，糟了！你這個病，病得太深了，病入膏肓了，開什麼藥都沒什麼用了，那怎麼辦呢？你當然先把病毒逼出來。所以先用發散的藥，把他內臟的病發散到皮膚，先發病然後才有辦法去根治。增上慢人亦復如是。他內心深處的那個堅固的執著，你不把它逼出來，你拿他一點辦法都沒有，連釋迦牟尼佛都沒辦法。

所以常不輕菩薩是不得已的，因為你不救他，他也會墮落，他要麼今生墮落，要麼來生墮落。他那個病毒已經中毒太深了，遲早要墮落的，他只有兩種情況：第一個，打大妄語，打大妄語也墮落，他自己認為自己是聖人；第二個，就是《楞嚴經》五十陰魔說的，就追求感應神通，認為他自己見到佛陀，那就落魔眷屬，而這種墮落就沒有回頭路了。邪見的墮落是無可救藥，因為你把你過去生好不容易參加三皈依、受菩薩戒、聽聞佛法的善根全部斷到乾淨。所以這個時候常不輕菩薩出手是對的，在他邪墮之前用正謗來取代它。這就是為什麼常不輕菩薩要這樣做，這是不得已。

**偈言：**

**我於前世，勸是諸人，聽受斯經，第一之法。**

**開示教人，令住涅槃，世世受持，如是經典。**

**億億萬劫，至不可議，時乃得聞，是法華經。**

**諸佛世尊，時說是經……**

我們過去做凡夫的時候就是用攀緣心。攀緣什麼呢？攀緣五欲的快樂，就造了很多罪業。好了，如果這些攀緣心的眾生，來到佛教以後，沒有經過《法華經》的內觀洗禮就直接修三乘法。也就是說，你修行叫做換湯不換藥。你過去用攀緣心追求五欲，你還是用你那個過去的攀緣心來修學三乘的法門，只是你把五欲變成三乘而已，而你那個能攀緣的心是不變的。攀緣布施、攀緣持戒、攀緣忍辱、攀緣苦行，那就形成各自的團體。而這個團體就是因為弟子眾多，擁護者多，所以有大勢力。它是這麼一個情況，就是常不輕菩薩面對的四眾弟子是法執特別重的。

為什麼你不能夠說，我也來學學常不輕菩薩，我對我的同參道友刺激他一下？你不能這樣做，因為你是生死凡夫。你只能按照正規的方式，就是前面的「法師品」，他不能接受，你就乖乖地先跟他講權法，安穩他。所以蕩益大師特別強調「大權示現，善知方便，不妨破格」。凡夫是不能這樣幹的，這個是只有大權示現可以的，因為他墮落以後，常不輕菩薩有本事把他救出來，而你讓他墮落，你沒本事把他救出來。

蕩益大師說，這個《法華經》的殊勝就是，你信解《法華經》那當然疾成佛道；你就算毀謗《法華經》，這先墮地獄，再趣佛道，雖然過程不一樣，但是結果都一樣。為什麼結果是一樣？因為真如本性的善根是本具的，你只要把它喚醒，你不管用什麼方式喚醒，你不管用刺激的，用學習的。真如本性一旦喚醒，它就不會停止了。當然，它可能力量很薄弱，它可能是一道微小的光明，但是畢竟這種光明是金剛種子。所以，你一個人只要學習《法華經》，產生一念的隨喜乃至於微少的內觀，就是只要一念就好，就是那一剎那就夠了，蕩益大師說「充此一念」就是你未來法身的基礎了。所以《法華經》最難的就是，你怎麼跨出第一步，因為誰會想到迴光返照呢？大家都是向外攀緣。所以你乃至於毀謗，當下能夠觀照，你都能夠成佛。

我們應怎麼向法身菩薩學習？

本經的迹門、本門共同「流通分」講到諸大菩薩如「藥王菩薩品」、「妙音菩薩品」、「妙莊嚴王本事品」，那麼我們應該怎麼學習呢？

蕩益大師講一句話是「善學聖賢之道，貴得其神，不可泥其跡」。就是說那些大菩薩們用刺激的方式你不能學！因為他是法身菩薩，他善知方便。那我們凡夫怎麼辦呢？學他的精神，學他什麼精神呢？就是修平等恭敬心，就是蕩益大師前面說的，隨喜一切法皆安樂性，隨喜一切人皆有佛性。你只能內心隨喜，你不能付諸行動。因為你一付諸行動，你可能用身業去禮拜他、口業去讚歎他，這樣可能會造成他的毀謗，就如那些我慢比丘們毀謗常不輕菩薩，那他們會產生過失。他們產生過失，你本身沒有方便力，你也不見得能給他栽培善根，那這樣就變成過失了。所以我們只能夠隨喜一切的善法，因為這一切法皆安樂性，每一個善法都有安樂性。然後你看到所有人，隨喜一切人皆有佛性。你看到你兒子在打電動遊戲，你不要罵他，你就想說「我不敢輕視汝等，汝等皆當作佛」，看到同修老婆在發飆碎碎唸，你也要「我不敢輕視汝等，汝等皆當作佛」。

就是說「少一點因緣的分別」，因為因緣法有一個問題，它會讓你越陷越深。我們過去因為攀緣心，就落入了因緣所生法的時代，這因緣就兩個極端--要麼就善因緣，要麼就惡因緣。你面對因緣法的時候，善因緣你就很喜歡去追求，惡因緣你就一天到晚與它對幹。然後你又在因緣當中開始造業，你的來生又遇到這些因緣，所以這樣就沒完沒了。當然，你不可能要他改變，因為他的攀緣心比你還重，所以你選擇你自己改變，就是我從現在開始，把因緣所生法的假相撥開來，我直接看你的佛性，總可以吧。這個是跳出因緣所生法最好的方式。你這樣子一修，你的六根開始改變，因為內心改變了。所以這個平等恭敬是很厲害的，隨喜一切法皆安樂性，隨喜一切人皆有佛性，它會讓你六根成功地從你過去業力所感的六塵裡面快速地跳出來，消業障，直趣佛道。這個就是貴得其神，我們學習他的精神。但是你不能學習常不輕菩薩的禮拜、讚歎，因為你一禮拜，你話講出來，很可能造成他的毀謗。但是你內心作意，沒有人知道，那是你自己的內觀的智慧。

佛陀第一件事情先讓你栽培大乘善根，這個也是最困難的，就是在你一天到晚打妄想的心中，想辦法先把第一個種子放進去，這個是最困難的。所以佛陀一般都是用「歡喜」，用讚歎的方式，在你高興的當下，潛移默化地把第一個種子放進去。

諸位先進！你成就第一個種子以後，後面就好辦了，至少你有信心了。因為你看到三寶，你能夠聞法不謗而起歡喜心，你看為什麼有些人一看到三寶就起歡喜心？因為他有善根。有善根以後進入到什麼？進入到成熟階段，就是「生善」「破惡」，這個就容易了，因為他自己會主動去追求三寶。

到最後，「入理」，善根脫落，入於真理。在某一世，你可能會生長在佛世，佛陀跟你說法，你當下證得空性，或者成就大乘的見道位。中道實相，就是所謂的機感現形，諸位，它是這樣子。世界上有無量無邊的佛陀來教化眾生，但是你怎麼樣能夠進入佛陀教化的光芒當中

呢？

請你把三乘的善根準備好，否則佛陀再多跟你就沒有關係了。因為「好藥但教諸子服」，就是佛陀雖然法身自在而且大悲應化，但是佛陀教化眾生，講的是感應道交，講的是機感現形。所以我們一定要想辦法，雖然不能馬上成熟，至少成就大乘善根。這是第一個關鍵，創造一個自己得度的因緣。

摩尼雨寶正穰穰，半世饑虛此夜忘。  
莫怪城邊多旅夢，幾人曾嗅返魂香。

「摩尼雨寶正穰穰，半世饑虛此夜忘」：摩尼寶珠，就是我們眾生本具、諸佛所證的一念心性，當我們一念隨喜的時候，它開始釋放種種的珍寶，讓我們福德增長、善根增長，就像從天雨下這個寶一樣，這個「穰穰」就是廣大殊勝。那麼當我們一念隨喜的時候，我們半世的饑虛「此夜忘」。

蕩益大師的意思就是說，把生命切成兩半。你沒有學《法華經》之前，叫做前半段。所以你不管什麼時候學《法華經》，當你學完《法華經》，當你學會內觀真如以後，你的生命就走入了另外一半。你前半段是飢餓、虛弱的，因為你沒學《法華經》，你就是向外攀緣，攀緣布施、攀緣善法，

你所學到的都是片段片段的，成就有限，只能夠解決一天的溫飽。但是你下半生一學《法華經》以後，你學會《法華經》，你開始知道原來能念的心不可思議，原來我在布施的時候，除了布施的法以外，我一念的能布施的清淨心，具足的心，也不可思議。所以你是兩種力量在修學。所以你那個後面的饑虛就消失了。

「莫怪城邊多旅夢，幾人曾嗅返魂香」：我們凡夫因為一念顛倒妄想，在生死輪迴當中，就跟做夢一樣，一個接一個、一個接一個，是無止盡的。為什麼輪迴會這麼久呢？因為在做夢當中，在追求夢境當中，我們沒有多少人會知道、會產生迴光返照、去真正體悟，到底誰在做夢。這個就是關鍵，就是我們說的「流轉三界中，到底誰在流轉」。因為我們得果報的時候就追求外境，追求快樂、追求善法，但是我們很少去追究「那是誰在追求，誰在流轉」，就是一念心性。當它是迷的時候，它啟動了無明妄想的熏習，就產生了「夢裡明明有六趣」，等到一念心性學《法華經》，開始一念隨喜，迴光返照的時候，啟動了真如熏習，就是「覺後空空無大千」，開始把這個夢的力量慢慢減少了。所以整個《法華經》的修學因地的基礎，就是一念的信解跟隨喜。

所以蕩益大師他把生命分成兩塊。諸位！你沒有學《法華經》之前，你不管怎麼修，屬於前半段，屬於那個飢餓、虛弱的這一塊。你學完《法華經》以後，你開啟了來自於你內在的自性功德的加持，你的生命走入了另外一條道路。因為你知道怎麼迴光返照，所以你的修行變成有兩種力量，能念的心、所念的法或者是所念的佛，多了一種自性力量的加持。到這個地方，等於是整個本門講完了。後面就是迹門跟本門的共同流通分了。

資料來源：

法華勝境介紹的文字與內容引用自下述大德們的講演與著作。

淨界法師；育因法師；性梵法師；慧嶽法師；道源法師；智諭法師；聖嚴法師；道證法師；印順法師；太虛法師；蕩益智旭法師等。